

星光熠熠伴童年



說到底，往事，又豈能如煙？

周 蓓 著

伍錫漢 校訂

誠然，時代的巨輪不斷前進，任誰也阻擋不了。

然而，我仍期望，香港一切美好的人情風物，可予留存。

最重要的，是我深盼，每一個香港人，無論身在何方，都跟我一樣，對此地的情懷，永遠不變。

自序

往事豈能如煙

二〇一四年出版了第一本書《趁我仲記得》，成績雖非顯赫，但總算引起一些讀者注意。之後，外子錫漢不斷鼓勵我多寫一本記錄香江舊事的書，連書名也為我擬好了：《趁我仲寫得》。生性懶惰的我，却只是支支吾吾，一直模稜兩可，敷衍應對着說：「唉，唔寫喇……邊有咁多嘢寫吖？」

數年前某日，摯友黃健庭（塵紓）與我夫婦茶敘。我這位肖猴的師兄，固是學養精醇，却「猴性」不減；年逾花甲，依舊滿腦子古靈精怪，調皮愛玩。他在席上說不了兩句，又提出新點子，嚷着要搞搞新意思。

健庭兄說：「不如我哋三個老友記整番個『三星出版計劃』，齊齊寫低多啲香港事跡，俾啲後生仔睇吓。你哋話點？」他繼續發揮創意：「點解要叫做『三星』？喲，肥肥（筆者綽號），你肥頭耷耳，似足個阿福，又姓周，就叫『周大福』啦！伍錫漢退休前係高官，食朝廷俸祿，叫『阿祿』就最啱喇！而我呢，壽頭壽腦，『阿壽』個名，非我莫屬！」

戲言一番，「福祿壽三星出版計劃」於此誕生。雖無註冊專利，却具追溯效力：把筆者早幾年已面世的拙作兩冊亦納入其中，即《趁我仲記得》和《耆英父母超級B》。

二〇二三年，阿祿率先寫就《政務生涯豈是夢》，藉這本圖文並茂的自傳，與讀者分享他近四十年的香港公務生涯，官場秘聞和趣事。此書出版後反應不俗；執筆此際，書店仍見有售，並未下架，而中央圖書館內亦有書冊可供借閱。

阿壽不甘後人，隨即一連出版三本學術及藝術評論鉅著，成績斐然，後來居上。三本書即《學林踴躍》、《梨園偶拾——京崑篇》及《梨園偶拾——粵川越亂彈篇》。

至於我這個「周大福」，則為免過分落後於人，淪為「二星」笑柄，乃草草寫成「小本」制作《有乜咁好笑?!》，實行以蚊型笑話集濫竽充數，志在參與。



事實上，我們這三個耆英提筆寫書，既非為名，更非為利，而都是對這塊生於斯，育於斯的土地既充滿熱愛，更心存感恩！

我們這三名「老嘢」自稱「香港土著」亦不為過。我們在這兒受教育，三老都是正牌香港仔、香港女，同屬受港式及英美

自由教育的番書仔、番書女。我們對這塊孕育我們成長的風水寶地，情深不渝。

然而，過去數年，我們熟悉的香港，經歷了巨變：城市原貌日趨模糊，許多習以為常甚至視為理所當然的風物，已瀕臨湮沒絕跡；許多本該稔熟的人和事，也逐漸消失於無形。取而代之的，是「美麗新香港」的各式新形態、新現實、新秩序。

面對種種新人事、新風尚，實在不無感覺。

香港是我家。是以儘管已到了耆耄之年，本應踏進「隨方就圓，無處不自在」的人生階段，却依舊是富貴貧賤也不能「移」——既不打算「移居」外地，更絕不會「遷移」大灣區——只因對香港實在難捨難離。

阿祿見我時而唉聲歎氣，時而「呻到樹葉都落」，便催促我說：「話就話『往事如煙』啫，不過，我知你個心其實仲有好多嘢想講想寫嘅。不如寫埋佢啦！」

果真是知妻莫若夫！不認不認還須認，我確實仍有許多話想說，也覺得仍有很多事情值得記下來。

說到底，往事，又豈能如煙？

如是者，阿祿不獨對我耳提面命，多所勉勵，還夥同阿壽，「二星」齊來夾攻。「周大福」只得鼓其餘勇，奮然提筆，冀再留指爪。

我要把昔日縱然物質匱乏，却讓人看到希望的社會面貌，重現讀者眼前；我想與讀者一起追憶，香港經濟未曾起飛時，生活處處流露着人情味的日子；我還要與大家一起重溫，舊日香江那種簡約儉樸而無拘無束的生活中，處處情趣盎然。

誠然，時代的巨輪不斷前進，任誰也阻擋不了。我們今天身處的香港，一如梅艷芳的經典金曲《似水流年》歌詞所言：「外貌早改變，處境都變……」然而，我仍期望，香港一切美好的人情風物，可予留存。

最重要的，是我深盼，每一個香港人，無論身在何方，都跟我一樣，對此地的情懷，永遠不變。

有緣讀到這本書的朋友，願你心境平安，百事可樂！

二〇二六年二月廿六日

香港



筆者夫婦與摯友二〇二四年九月同往倫敦，參加小兒大學畢業典禮。圖為「福祿壽」三星攝於 Golden Jubilee Bridge。
右起：周蓓（福）、伍錫漢（祿）、塵紆（壽）。
（伍敦文攝）

張國榮——誰能代替你地位？

認識張國榮，始於一九七八、七九年左右。那時他剛出道不久，據說是贏了什麼新秀獎的歌手。

當時母親在麗的電視任職編劇，而張則是藝員。兩人結緣於拍攝《鱷魚淚》、《浮生六劫》等劇集期間。他倆可謂一見如故，十分投緣。母親見他和自己的女兒年齡相仿，便稱他為「阿仔」，而他亦親切地喊她作「阿媽」。

就是這樣，阿仔不用開工的日子，便常來我家串門子，探阿媽、與我們聊天。

我稱呼 Leslie 做張國榮「哥哥」——事實上，他比我大幾歲，又稱呼我母親做「阿媽」，我叫他做「哥哥」也屬合理。至於他則因為我常游泳，皮膚曬得通紅，便戲稱我作「紅番薯」。

哥哥的長姊張綠萍首任丈夫是 Mr. Ackbar Abbas，當時是我們大學英文系的老師。我們的話匣子亦由此打開。

在我們家，哥哥不時高談闊論，他又愛與我們分享他多姿多采的羅曼史。我家素來自由開放，尤其是按照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華人社會的標準而言，絕不保守。大概基於此，他在我們面前可以開懷暢談他的多段同性和異性戀情。我們只會靜心傾聽，從不評論，更不批判。



「阿媽」與「阿仔」。



張國榮與筆者合照。
攝於筆者家中。

Leslie 天生感情豐富，而且外貌俊俏，有一種獨特迷人的氣質。這樣的一個大男孩，不停墮入愛河，又不斷失戀，這好像也是他的宿命。二十多歲人已不知在情場進進出了多少回，有過數不清的愛侶戀人……

踏入八十年代，我們三姊妹已先後在港大畢業或仍就讀，前程錦繡。反觀這個與我們同年紀的男孩子，總好像有點遊手好閒，無所事事似的。他自稱曾到英國唸大學，但半途又輟學了，當中發生了什麼事，鮮有聽他提起。

那段日子，張國榮是我家常客，用「糖藕豆」來形容也不為過。最有趣的，是他不時在我家洗頭！不錯，讀者沒有聽錯，是洗頭，但卻沒有洗澡。現在回想起來也覺得有點怪怪的，為何會在朋友家裡洗頭呢？所謂「人熟禮不熟」，說到底也不是真的那麼熟，把別人的家當成是髮型屋乎？（一笑）

猶記得他每次來，都會就自己的外表和打扮臭美一番：梳了新髮型便問：「我個頭係咪好正？」有時又問：「我今日着呢條褲係咪好正？」

可能由於當時他在圈中仍未冒出頭來，信心不足之故。我常感到他有那麼一點點的自卑，好像很需要人讚賞認同似的。我自問愛心爆棚，總是和應着他，鼓勵地說：「靚！好靚！」「正呀！你咁靚仔，又夠高大，着乜都靚啦！」當然把他逗得樂不可支。

未知是否因為他在我家經常得到肯定和認可，所以他覺得我們很愛惜他，而時常來訪？

那幾年，Leslie 不時在我家消磨時間，一起吃飯，農曆新年又會來跟阿媽拜年。母親生日設宴，有幾次他也是座上客。還有一次，一九八〇年夏季，我與同學陳志雲、楊立門等在藝術中心演出音樂劇 *The Fantasticks*，哥哥更專誠捧場。他見我們幾個大學生有機會在職業劇場表演，載歌載舞，過足戲癮，他的羨慕之情，溢於言表。



母親壽辰，在利園酒店設宴。Leslie 到場祝賀，與筆者父母合影。

演藝工作實非一般人可以從事。然而，Leslie 一直醉心表演藝術：不論唱歌、跳舞、演戲都百分百是他那杯茶。可惜一九七八至八〇年代初期，他的確是時未來，運未到，僅是在藝海載浮載沉。同是在電視台演戲的萬梓良與他同年，出道時間相若，但無論外型 and 戲路均與他截然不同，萬梓良則較他略早成名。

母親也認識萬梓良，還曾帶我去大會堂看他演話劇，又到後台探班。Leslie 有次問我母親：「我同萬子（萬梓良綽號）星運點解差咁多？」母親解釋：「因為佢一企出嚟就有台型，似個 man，但你似個 boy……」兩個藝人我都見過，所以我覺得母親所言也是客觀事實。鬱鬱不得志的 Leslie 還試過問她：「阿媽，我幾時先至會紅？」唉，母親沒有水晶球，也不忍傷他心，挫他銳氣，唯有支吾以對，說些安慰的話來開解這個苦悶的年輕人。

八十年代初，哥哥除了來我們家，想當然也常周旋於圈中人之間。某次他告知我母親要去 Danny 仔陳百強的生日會，並說要買禮物給他，問我母親借了七千元「應急」。

我並不贊成母親借錢給人作此用途，何況她當時也不是很有錢。然而，家姐與 Leslie 投契，便勸母親借給他，而母親竟又言聽計從。這件事令我覺得哥哥比較虛榮，因為打腫臉皮充胖子素來不是我認同的事。

差不多到八十年代中期，Leslie 曝光較多，名聲與日俱增。某年他在灣仔星加坡酒店¹開「騷」²，母親還特地掏腰包買了幾張價值不菲的入場券帶我們去捧場。大家見到面，自是非常熱情，上台台下打成一片。那次也是我首次在現場看他表演，也是唯一的一次。

若干年過去，哥哥憑着努力和運氣，終於脫穎而出，大紅大紫，成為全港最受歡迎的男歌手，雄霸影視歌壇，鋒頭之勁可謂一時無兩。

母親偶爾在娛樂新聞見到他的蹤影，便輕描淡寫地笑說：「哈，個衰仔而家咁紅，都未送過一張飛請我去聽佢唱歌！」

可能真是人紅了便再難念舊？成名的代價果真是斷六親？我不知道。事實上，自星加坡酒店匆匆見過他一面之後，Leslie 不曾再踏足我家，非但沒有約過「阿媽」飲一餐茶吃一頓飯，連來一通電話問候也欠奉了。

難得母親非常有胸襟、有器量，從沒計較。她本人是跨媒體的演藝名家，行走江湖數十年，對娛樂圈的這種人情冷暖早已看透，加上她本身是個有情有義的人，幫完別人便算，所以始終也沒有向「阿仔」要回他所欠的七千元。

1 位於軒尼詩道 41-49 號。現為香港灣仔睿景酒店（Kew Green Hotel Wanchai Hong Kong）。

2 當年的“floor show”，是在酒店餐廳劃出一角作舞池舉行，並非正式舞台。賓客可邊用餐邊看表演。

往後那段日子，我因工作繁忙，鮮有留意本地流行樂壇的人和事。知道哥哥扶搖直上，星運亨通，除了衷心祝福他之外，委實沒有太多時間和興趣關注他的動態了。母親亦於一九八九年因病辭世，未能親眼目覩這個她疼惜的後輩最終走紅，成為萬人仰望的一顆巨星。

最後一次見 Leslie 是香港回歸前，九六、九七年左右。那次在港島金鐘港麗酒店碰到他和朋友茶敘。我趨前跟他打招呼，他仍一貫親切地叫我「紅番薯」，大家互相問好。我還恃熟賣熟，代一位是他歌迷的同事問他拿了簽名。

之後，再聽到哥哥的消息，已是二〇〇三年四月一日。我當時剛生了孩子，正在家中坐月子。噩耗傳來，的確頗感突然。畢竟他正處於盛年，而且仍是當紅藝人。人因事故而選擇了結自己生命，終究令人惋惜。

誠然，香港的流行樂壇失去了張國榮這顆明星，從此再不一樣。然而，他的生平事跡，粉絲們至今依然津津樂道；而他所留下的多闕經典金曲，更長存於不同年代的歌迷心中。

一晃眼，Leslie 已離世二十三年。真不意，「誰能代替你地位？」³ 這句歌詞竟是一語成讖，令人不勝唏噓！

3 張國榮名曲 *Monica* 歌詞。

志雲飯局

Stephen 陳志雲是我在香港大學的同學。一九七八年，我們一同考進英文及比較文學系，同窗三年加上同台演出多次，我一直都覺得他是註定吃演藝這行飯的。

總記得初次與志雲相識，眼前的是個身材魁梧，不折不扣的「大肥仔」，穿着短褲 T 恤，加一雙涼鞋。他長得頗高，約莫五呎十吋，足有二百多磅。無論誰見到他，總會喊他「肥仔」。志雲極富幽默感，而且有自嘲的能力。人家叫他「肥仔」，他會即時回應：「你咁叫我會傷害到我嘅『肥大』心靈㗎……」一邊還裝出一副快要哭出來的模樣，把對方弄得不知所措或是啼笑皆非，志雲便奸笑起來。他就是那麼愛玩、好玩。總之，有他這個開心果在場，便不愁寂寞，不愁沒有笑料。

志雲多才多藝，天生是從事演藝的料子。他模仿力強，口齒伶俐而且有急智。他雖然身體肥胖，卻身手敏捷靈巧。他沒有受過正式的音樂訓練，卻能無師自通，不但會彈鋼琴，歌也唱得很好。

我們戲劇班的同學都同意，志雲最擅長模仿歌星羅文。一次他和幾位同學來我家玩，肥仔先是表演了一輪他的口才——他模仿不同的人說話，模仿不同的口音，把大家逗得樂不可支。在一

片歡笑聲中，我們又起哄，要求他扮羅文。他也落落大方，問我媽媽借了一條大毛巾，左披右搭的，變成身上的俠士袍。跟着，二話不說便擺起架勢來。

他引吭高歌：「難——得一身好本領，（凳凳凳凳），情——關始終闖不過（凳凳凳凳）……」一時間，家喻戶曉的《小李飛刀》響徹整座四層高的洋房，鄰居也差點誤會，以為羅文來了我家！「揮刀劍（凳凳凳凳）……斷盟約（凳凳凳凳）……相——識註定成大錯……」！把這次同學的聚會帶到一個高潮，令大家高興不已。他的演藝才華，再一次令我們歎為觀止。大家都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。

大學三年的日子，有不少是在舞台上度過的。

香港大學陸佑堂的戲劇實驗室（Drama Lab）既是上戲劇課的教室，也是課後排練話劇的場地。Stephen 最喜歡在這個密封、黑麻麻的地方「扮聲」單人講故事，有時甚至講鬼古來嚇人。他最愛捧着一台手提卡式錄音機，拉着我一起玩，就把 Drama Lab 一角即時變成我們的錄音室。即興演講，臨場發揮，都是 Stephen 的拿手好戲。他扮鬼扮馬，隨時化身不同人物角色，堪稱香港舞台棟篤笑、是但噏的祖師！



陳志雲（左）和筆者在《等待果陀》一劇的小丑造型。
攝於香港大學陸佑堂二樓的戲劇實驗室外。

至於我，幸而幼承庭訓，自小跟着媽媽，看她在電台錄音室工作，所以也「頂得兩嘴」，毫不輸蝕。是故，肥仔和肥女（那時，我也是個周身 puppy fat 的肥妹，所以 Stephen 叫我做「肥女」）在那處度過了許多快樂的時光。及後，他真的進軍娛樂圈，而我也覓得一份靠口才和演技為主的職業。那段時間的磨練，看來一點沒有白費。肥仔和我的事業¹，原來早已在一片歡笑聲中萌芽。

志雲的急才，最為同學們津津樂道的，莫過於一次台上的演出。那時的大學生不少都參加大學實驗劇團的演出，而那次演的是《魯迅》，志雲扮演為魯迅父親治病的大夫。

那場戲講述魯迅的父親病重，魯迅拿着藥單興沖沖的去找大夫。負責道具的工作人員不知從何弄了張爛茸茸的紙來充當道具藥單，真是該打屁股；偏偏扮演魯迅的演員又臨時「爆肚」，對着演大夫的志雲喝道：「乜點解淨得半張藥單㗎？」這句台詞是劇本裡沒有的。

換了別的演員，可能已被對手突如其來「爆肚」而亂了陣腳，不知如何應對。然而，台上的陳志雲，不但沒有流露半點慌張失措的神色，反而人急智生。只見他從容不迫，氣定神閒，鏗鏘有致地「爆肚」回應對方：「你爸爸都得番半條人命咯，半張藥單都夠啦……」台下哄堂大笑。

1 我和志雲除了話劇之外，還演出過一些教育電視的節目，那時 ETV 的負責人是蔡錫昌先生。

多虧志雲的急智和臨危不亂，這場戲才得以順利演下去，沒有「死火」。至於落幕後志雲如何 XYZ 那個演魯迅的人，我們不得而知，但這件逸事充分反映志雲的才智。他不站在舞台上表演，實在太可惜了。除了台前的演出，志雲也從事幕後的監製、導演等工作。他在大學第二年修讀了戲劇製作（Drama Production）一科，導師是以嚴謹和「惡死」見稱的黃清霞博士。大家都很怕她，但也很尊敬她。我們背後叫她做「皇阿瑪」。

那時修 Drama Production 的人不多，還有一位是比我們高一屆的徐詠璇。修讀這科，要花費的，無論是時間和人力、物力、精神都特多。猶記得當時 Stephen 不時都要父母出動來助他一臂之力，又是製作道具、又是為佈景髹漆油。所以，除非真的是醉心舞台藝術，而又準備付出很多的超級發燒友，否則不會輕易選修這科吃力而通常不討好的課業。

至於愛演戲但又沒有本事擔大旗當導演的，通常便會協助選修這科的同學或師兄師姐，做他們的演員或工作人員²。

Stephen 本人則既參與台前，也參與幕後的工作。後來他加入政府做了幾年政務官，又在電台做過廣播人（藝名韋家晴，他說自己不怕粗鄙，更以粗鄙標榜，韋家晴是「Vulgar Chan」的音譯！）

2 當日熱心參與這些台前幕後工作的同學還有邱歡智、歐陽瑜、楊立門、鄭恩賜、梁慧蓮、曾慶基、陳捷民、易德明、駱雪玲、鍾潔茵、葉偉忠等。這些同學畢業後都在不同的行業獨當一面，各領風騷，各自精彩。

以至最終加入無綫電視，並成功瘦身，改變形象，成為一個出色的高級行政人員。這一段在大學「學師」的日子，對他日後的職業發展不無啟發。

Stephen 一直對自己的外貌十分自覺，認為自己不夠英俊，但勝在聲音悅耳，說話動聽，口才好，而演戲的訓練更令他學會如何以最佳的一面示人。他經過一番努力，塑造了新形象，最終成了娛樂圈中極之吃得開的大紅人。

若干年前和幾位老同學敘舊，說起一九八零年我們在藝術中心小劇場演出音樂劇 *The Fantasticks*³，而當時尚未成名的「哥哥」張國榮還來捧我們場（當時張在亞洲電視和我媽媽同事，常來我家玩，大家十分熟落。那次是他特地來看我演出的）。大家談到，如今張國榮名成利就，陳志雲亦然，未知是誰的面子大？誰看誰的戲？士別三日，彼此都再非吳下阿蒙了。話音未落，便傳來 Leslie 的噩耗，我們幾個同年代的人，都不免黯然神傷。

大學畢業之後，各有各忙的，很少和志雲見面。最後一次見他，已是多年前，香港大學文學院院慶籌款，志雲包了一張枱（以

高價認捐了一桌酒席，捐款贈予大學）請了幾個舊同學參加，錫漢和我都是他的客人。這兩三年在報章雜誌和電視上見他的時間更多。雖不常碰頭，但我仍會不時想起這位老同學。肥仔的奸笑聲不時仍在我耳畔響起。不知他可會有緣讀到這篇文章，之後也和我來一個飯局，敘敘舊？

二零零九年



一九八零年夏季，在戲劇實驗室排戲，準備七月份在香港藝術中心演出音樂劇 *The Fantasticks*。演員包括前排坐者左起：筆者、歐陽瑜（鋼琴伴奏）、陳穎波；後排左起陳志雲、邱歡智、楊立門等。

3 *The Fantasticks* 是 Harvey Schmidt 和 Tom Jones 原創的音樂劇，由一九六零年在美國紐約外百老匯（Off-Broadway）首演至今，為最長壽的音樂劇之一。一九八零年，志雲和我合力把這劇本譯成中文，用粵語演出，歌曲則唱英文原文，我們還一起演出。一九八一年，我和海豹劇團合作時，與簡婉明小姐在這原有的譯本上加工，改編成《愛海高飛》；簡婉明更為歌曲譜上優美的中文曲詞。此劇在香港先後上演過數次。

後記：

〈志雲飯局〉第一稿寫成後，一直沒見過志雲。至二零零九年十一月，黃清霞老師邀約到她薄扶林的家，參加懷舊晚會，再見到闊別多年的 Stephen。他風趣鬼馬如昔，酒酣耳熱之際，更與大家高唱 *The Fantasticks* 的插曲 *Try to Remember* 和 *Plant a Radish*。曲終人散，我還坐他的車回家。之後，發生了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」事件……陳志雲的人生舞台，仍然不斷上演新戲碼，永不落幕。

（本文轉載自《趁我仲記得》，紅出版（青森文化），2014，第 42-52 頁）

星光熠熠伴童年

My Starry Starry Childhood

作者：周 蓓

校訂：伍錫漢

編輯：Joyce Shum

設計：4res

相片整理及中文打字：雅達山人 & Truman Toby Ng

排版：Carissa

出版：紅出版（青森文化）

地址：香港灣仔道 133 號卓凌中心 11 樓

出版計劃查詢電話：(852) 2540 7517

電郵：editor@red-publish.com

網址：<http://www.red-publish.com>

印刷：A Team International Limited

香港總經銷：聯合新零售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台灣總經銷：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：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 136 號 6 樓

電話：(886) 2-8227-5988

網址：<http://www.namode.com>

出版日期：2026 年 9 月

圖書分類：香港專題

ISBN：978-988-8972-23-4

定價：港幣 89 元正／新台幣 360 圓正

周蓓 由於母親艾雯是上世紀香港跨媒體演藝名家，童年正因着母親的關係而與眾不同。

小時候，她隨母親跟紅小生謝賢一起歎下午茶，小生還銀她吃雪糕；「呂奇哥哥」在家中以可口可樂和壽桃饗她；她去片場探望偶像陳寶珠姐姐；與沈殿霞手拖手同行，竟被人以為是兩姊妹！作者既是大導演龍剛心目中的「情人仔」，又是歌星張國榮口中的「紅番薯」。到底 Leslie 為何常去她家中洗頭？又何以會去香港藝術中心看她夥拍陳志雲演出音樂劇？

年僅八歲的周蓓，在得知商業電台播音員林彬在「六七暴動」中遇難後有何反應？小小年紀的她緣何得觀粵劇大師唐滌生和著名諧星鄧寄塵的墨寶？及後又怎樣與世叔伯金剛在舞台結緣？

讀周蓓的文章，仿似坐上時光穿梭機，又如同置身電影院中，而精采的香江故事，一幕接一幕呈現眼前，教人目不暇給，心馳神往。她筆下五光十色的舊日社會，充滿人情味的黃金歲月，在在惹人遐思，叫人懷念。

作者在書中以風趣幽默的筆觸，

憶述少年時期多姿多彩的校園生活，讀之神馳：在校數年，她不但毋須考試，更可「擺正牌」整蠱老師而沒有任何後果！她唸的是間什麼樣的學校？全賴師長作風開明，言傳身教，循循善誘，讓她這個「番書妹」得以在自由開放的環境中茁壯成長，不但學會做人做事，更學懂知福感恩。

周蓓在書內多篇文章縷述，與家人關係親厚：爸爸待她亦親亦徒亦友，父慈女孝；丈夫與她鸞鶼情深，相敬如賓；長居異國的姊姊與她魚雁傳情凡四十載……這些生活隨筆、私事感興，作者娓娓道來，真情流露，時而教人莞爾，時而令人感慨。她寫送別母親的〈最後一程〉，尤其震撼人心，實為一閱難忘的佳作。

《星光熠熠伴童年》由作者少兒時期說起，不獨記敘了她半輩子在香港的生活片段回憶，更側寫了香港社會過去逾半世紀的人情風貌。撫今追昔，在滄海桑田，世事多變的今日香港，讀來倍覺欷歔，又感親切。

只要你是愛書、愛文字、愛香港的人，無論身在何方，這本香江故事集，你必定無法放下——
It's simply UN-PUT-DOWN-ABLE！

銷售本書所得版稅收益，悉數捐予香港盲人輔導會

ISBN 978-988-8972-23-4



9 789888 972234 >



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

紅出版文化平台

加入我們：www.red-publish.com

Mod.E

上架建議：香港專題

定價：港幣 89 元正／新台幣 360 圓正